

偶感雜記

劉源俊

天氣乍暖還晴，好一派新春景象。獨坐窗前，真是好無聊的考試日子。索性取出名歌集來唱個盡興再讀書不遲。翻到黃自譜的「本事」，腦中浮現出一幅美麗的圖畫——兩個天真無邪，一株新綠桃紅。又唱到劉雪廠的採蓮謠，這曲是幼時所學，久不溫習，幾乎忘却了最精華的旋律，因為讀小學的妹妹在唱，才使我拾回了舊時的記憶。我愛此曲的優美，更愛它純樸的鄉村氣息。乘着興再把所熟悉的民謠一一唱過，更覺音樂的可愛，不僅在解悶而已。

要出國遊學的朋友，我勸他不妨多學些中國歌曲。常常聽說中國的學生太古板，在交誼的活動裏，別國的學生拿出了本國的節目來表演，中國學生就只有欣賞別人的份，丟盡了五千年文化的臉。不少的青年人喜平劇，不喜黃梅調，不唱中國歌曲，倒是會哼些所謂的熱門音樂，我不知道他身體裏還有沒有中國人的血液。對音樂是不容有成見的，聽得順耳的就是好。熱門音樂讓人覺得有朝氣，交響樂讓人有立體與胸懷寬廣的感覺，中國的歌曲代表了中國的文化，更能陶冶一個人的中正平和之氣。我那樣都喜愛，只是覺得中國的名歌更值得學。

同樣是好歌，平日聽過的或以前學過的就特別喜愛。其實翻遍歌集，還能發掘許多美妙的旋律。李白作詞、黃自作曲的「下江陵」便是一例。短短數句，以前曾試過，也許是心情不佳，錯過了。現在反覆練唱，竟越覺美妙不同俗，餘音繞樑。平時習琴自悞亦是如此，曲本上有些曲子每次望而

生畏，練數小節就放棄了，原因不過是未曾聽過此曲故不知其妙處。一旦有興練完一遍才知其真為好曲。於是想到讀書何嘗亦不是如此！平日自己閉門讀書，只因無人指導，往往讀到後面，忘了前面，或自以為可以略掉此處去讀下一處，却錯過了精華。環境是多麼重要，從小若沒有音樂的環境，大來學習事倍而功半；讀書若不得指導，會忽略了精華，倒吃些渣滓，甚至畏難而止。我奉勸低年級的同学多請教高年級的，他們定會樂意為你解決困難的。

春節時，幾位同學相約去訪克洛爾教授。入得屋內，首先給我深刻印象的就是小桌上成堆的演算稿紙。克教授說他最喜歡的就是演算，你可以想見他如何一個人成天地伏在案邊工作，數十年如一日。也就因他有這樣鏗而不捨的精神，才把古典的物理融會貫通。他不自覺孤獨，因為有物理與他為伴。我深深地受到感動。我們往往懶得多做習題，以致所學不很實在。克教授給我們的忠告是簡單的一句話：「Do it yourself!」。反省自己，常常沒有做到。做習題其實是對自己最好的訓練。誠然，做題目要化去不少的時間，然而所得到的真正自己的東西，這是值得的。有時做習題如畫龍點睛，所讀的朦朧一片頓覺明朗，有時做習題是前進的跳板，若不親自思考過，總無法讀以後的東西。

我勸同學多與教授接觸，你若不與教授接觸，便會喪失獲得啓示的機會。

克洛爾教授身處異鄉，在這裏獻身教育中國子弟十餘年，你知道他有何感想？眼見每年的畢業生陸續出國，有去無回，他何嘗願意教這麼多門重頭課，只是因為無人能代替。克先生的家鄉現屬波蘭，所以歸之不得，我們的遊學生却是有國不歸，把自己國家裏的教育拋在腦後不顧，倒賴一位異國的教授撐起物理系的大旗。心裏實在有些迷惑。



看到外國科學的進步，真是一日千里。今日發射人造衛星，明天送人入太空，登陸月球的計劃眼看就要實現。每一階段的計劃都結合了無數科學家的智力。顯然，在科學先進國家科學已普遍被人們接受，並成為他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想及自己的國家裏科學尚在起步階段，心裏不勝感慨。何以我們一直嚷着迎頭趕上歐美的科學，却多少年來依然如故，且有越拉越遠的趨勢呢？在許多因素之中，科學的語言是一個大的。

據說當年蘇俄搶先發射人造衛星，固然是由於美國的疏忽而，蘇俄用MKS制，美國用呎磅制也是因素之一。物理的公式都是用MKS制或CGS制的，而美國的工程人員慣於用呎磅，所以處處皆要換算，吃虧甚多。姑不談這影響真有這樣大，這至少可用來比喻我們的情形。

我們有多少關於科學的中文著作？有多少關於科學的中文譯品？簡直是少得可憐！我們的青年讀科學都必須首先克服語言的難關。中學的六年，不少一部分的時間是化在學英文上面。效果如何呢？差極了。就某種意義來說，這些化去的時間都是白費的。想不到語言竟深深地影響科學的發展。我們的中學生除課內的幾本教科書外，能看些什麼中文書籍？中文書可以說沒有，英文書又看不懂，所以中學畢業

的學生永遠不知道科學之為何物，更那裏談得上為發展科學而盡力？

我們的大學生讀到四年級，英文程度仍是有限，讀雜誌時若讀得快，往往不知所云；看得慢了，又所得無幾。至於大家平日的討論都是中文夾些個英文名詞，看中文書倒反而不懂了。這樣的情形去與外國的科學教育比，我們那裏趕得上！

所以我必須說我們的教育簡直是浪費金錢、浪費時間、浪費人才。

怎樣來補救呢？我以為只有一條路：將大學的教科書全改為中文，多寫些中文的科學書籍以供大眾閱讀研究，更要借重電子學者的研究將大量外文的科學書籍譯為中文。有人會反對，說：中文的語法不宜用為科學文字；說：中文的字太少。我的答覆是：這都不成為問題。假若說中文語法不好，我們是怎麼讀高中物理的？況且有些中文不太容易表現的意義我們可以創造較合理較明白的語法，甚至比外文高明。至於名詞，當然找恰當的字詞去翻譯，必要時可多造新字。倉頡造字到今，有多少已變義的字，有多少不合理的語詞我們都日用而毫不以為怪，對於新的語法與新字我們當然會習以為常的。文化是採用新的才有進步的，我對中文之用為科學文字充滿信心。

我父親讀書的時代，高中的科學書籍都是英文的，那是一個過渡時代。現在的高中全用中文書，這已是一項進步。則我說，以後應該更進一步來改革大學的書籍。盲目學習外國科學的時代已成過去，現在我們必須來建立自己的一套。不然，我們會永遠趕不上外國的。不錯，必須有一些肯犧牲的人來做這些事，但是我問：在國外做一個無名的研究員有

意義，還是爲自己的國家立下百年大計有意義！

日本有兩個物理學家得諾貝爾獎金的，華人也有兩個。兩者的意義却全然不同：日本的二位都在本國研究獲致成就，華人的兩個却都是美國籍的。他們的獲獎，至多只表示中國人的智力不差，如何能爲國爭先？我敢說，若我們仍維持目前的情形，多少的中國天才會給埋沒！甚至諾貝爾獎金也將還是人家的天下。

前些日子，翻閱 Life 雜誌社出的一本書，名爲 The World We Live In，頭一篇是述地球的生成，美麗的圖片立刻吸引住了我。以後所介紹的動物、植物、氣象、地質、天文等簡直美不勝收，而且有名家的撰文敘述。我以前從未想到我們住的世界是這樣壯麗。這本書可譽爲科學、藝術、及人類想像力，理解力的大結晶。

我們學的是物理，物理的世界的確令人嚮往。但是遺憾的是在我們能夠解釋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現象之外，我們僅能憑想像與實驗來瞭解人所不能及事物。高能物理學家一天到晚虛做些看不見的遊戲，天文物理學家只做些對夠不着的東西的觀察。有一天，人類會登陸月球，但這對對整個宇宙的瞭解增進不了多少。到火星的旅行需時四年，希望渺茫極了。

在這樣情形之下探求宇宙奧秘，則我們除了在對看不見夠不着的現象作進一步的追索之外，夠得着的事物必須要求認識瞭解。動物植物之中有多少奇妙！並不亞於物理。

現代的科學發達，學問的研究益是專精。於是研究這一行的往往會忽略其他，這是很值得遺憾的事。人類研究學問就是爲要探求自然的奧秘，現在反而鑽進牛角尖，豈不可悲！所以我們除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外，應該多抽取其他學域的精華。何況物理是科學之基，學過物理的必然容易接受其他科學知識，你豈放過這個機會？

（上接30頁）

骸骨上靜靜地欣賞。最後，又安靜了下來，我才繼續進行工作。牆愈堵愈高，我將燭光抬高向裡面照照，想看看裡面的情形。

很大的吼聲突然地從他的口中發出，一聲接着一聲，好像要把我丟回去一樣。我嚇了一大跳，把手放在石壁上，感到了岩石的堅硬，於是我用更大的吼聲回敬他，他又安靜了。現在已經是半夜了，我的工作也將近完成的階段了。正要把最後一塊大岩石堆上去的時候，裡面傳來一陣淒厲的笑聲，使我毛骨悚然。接着傳來一陣幾乎令我不相信是出自福特納口中的聲音：

「我們應該爲我們的酒大笑。」

「是 Amontillado 嗎？」我說，聲音是顫抖的。

他又笑了：「讓我們上天堂吧！」

「嗯，讓我們上天堂。」我說。

「爲了上帝的愛！」

「是的，爲了上帝的愛！」

這句話沒有得到回答，我大聲叫——

「福特納！」

沒有回音。再叫——

「福特納！」

還是一片寂靜。我將蠟燭光照進去，只有鈴鐺的聲音回答我。我的心臟感到不舒服了。這顯然是地窖裡的寒氣在作祟。我急忙地結束我的工作，將最後一塊石頭堆好。我在這堵新牆上堆滿骸骨，使它像是很久沒有動過的樣子。這個地方已經有半世紀沒有人類的手摸過了，讓它還是安靜地躺在这兒吧！